



# JOURNAL OF LOCAL DISCOURSE 2010

New Class Struggle  
in HONG KONG

**本土論述2010** 香港新階級鬥爭 專題文章：政改三十年  
編者◎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 | 新力量網絡

本土論述的最終出路，  
是要思考及實踐「應該建立一個怎樣的香港社會」的命題。

——呂大樂

香港富得漏油，卻呼籲人民捱苦忍惡，  
而不是過有尊嚴的快樂好日子，這不正是統治階級在自我侮辱麼？

意識的上升與鞏固，已經成為了一個難以逆轉的趨勢，  
有意無意地被這種意識召喚。

峰

# JOURNAL OF LOCAL DISCOURSE 2010

New Class Struggle  
in HONG KONG

**本土論述2010**

香港新階級鬥爭 專題文章：政改三十年  
編者◎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 | 新力量網絡

本土論述2010：香港新階級鬥爭 / 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 新力量網絡編. -- 初版.  
-- 臺北市：漫遊者文化出版：大雁出版基地發行, 2011.03  
312 面；16×23公分  
ISBN 978-986-6272-52-3 (平裝)  
1.社會學 2.文化評論 3.本土化 4.期刊 5.香港  
540.5 100002653

*Journal of Local Discourse 2010*

Copyright © 2011 by Editorial Committee of the Journal of Local Discourse and SynergyNet

Published and Distributed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by Azoth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 本土論述 2010：香港新階級鬥爭

編者 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新力量網絡

美術設計 黃暉鵬

內文構成 黃雅藍

行銷統籌 林芳吟

執行編輯 陳智傑、張嘉雯

校對 張嘉雯、林秋芬

出版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大安區溫州街12巷14-1號(二樓)

電話 (02) 23650889

傳真 (02) 23653318

讀者服務信箱 [service@azothbooks.com](mailto:service@azothbooks.com)

漫遊者部落格 <http://blog.roodo.com/azothbooks>

發行 大雁出版基地

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一二一號五樓之十

劃撥帳號 50022001

戶名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發行 大雁(香港)出版基地·里人文化

地址 香港荃灣橫龍街七十八號正好工業大廈廿五樓A室

電話 852-24192288, 852-24191887

電郵 [anyone@biznetvigator.com](mailto:anyone@biznetvigator.com)

初版一刷 2011月3月

定價 台幣380元

---

ISBN 978-986-6272-52-3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 本土論述年刊人員名單

## 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

- 馬家輝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助理主任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王慧麟 倫敦大學亞非研究學院法律系哲學博士

## 秘書

- 陳智傑 新力量網絡研究員

## 編輯

- 張嘉雯

## 顧問委員會（以姓氏筆畫序）

- 文潔華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學課程和宗教及哲學系教授  
司徒薇 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助理教授  
呂大樂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馬嶽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許寶強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張炳良 香港教育學院校長  
葉健民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  
羅永生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 序 言

## 本土論述的想像

這本年刊已經是第三期了。

2010年是香港政治最荒陬譎詭的一年。先有政改方案的討論，後有特首忽然「起錨」，再有北京突然「轉軚」允許香港民主有丁點發展，七月份立法會匆匆通過，香港之民主發展，就在「忽然」、「突然」及「匆匆」之下，向前走了一小步。但驀然回首，已走了三十年。

港人對民主的渴求，始於八十年代的前途談判，三十年了，說短且長。於是，今年本刊的一個重要專題，就是政改三十年。至於本土論述的論壇項目，則繼續以階級、身份、政治為主軸，探討香港社會階級的本土性。「本土」不應止於政治經濟，不應止於主體性的探索，更是百姓生活的尋常事。今年請來一班半新舊面孔，包括金晔路、譚迪詩、涂小蝶、張志偉及何建宗，閒話性別、戲言上海、多嘴電視、戲劇以至博物館。

今年論壇得以成功，全賴各方朋友鼎力協助，除了帶脅且迫地，成功「恭請」本刊編委會之馬家輝及梁文道兩位高手出席論壇外，亦要多謝出席論壇的諸位嘉賓及應邀撰稿的學術先進，更要多謝提供場地的序言書室及李達寧先生，還有協助組織論壇及編輯本刊的朋友，包括施家潤、張嘉雯、陳智傑、黃紫菱、李舜嘉及霍灝威等。協助本刊之朋友眾多，掛一漏萬，在所難免，希望各方好友見諒。過去三年，諸君無私的支持，是本刊不斷發展的原動力。

王慧麟

2010年12月20日序於灣仔



# 第一部分

## 新階級鬥爭

# 目 錄

序言 本土論述的想像 / 王慧麟	vii
------------------	-----

## 第一部分：新階級鬥爭

1 新階級鬥爭 / 馬家輝	1
2 保守勢力 不只是功能組別 / 呂大樂	5
本土論述 2010 研討會：新階級鬥爭 台下討論節錄	11

## 第二部分：香港主體性的起義

3 香港人的主體性 / 羅永生	23
4 主體性的禁忌 / 梁文道	31
本土論述 2010 研討會：香港主體性的起義 台下討論節錄	39

## 第三部分：新社會運動

5 思考香港新社會運動 / 司徒薇	47
6 新社會運動——何新之有？壓迫從何而來？ / 谷淑美	57

本土論述 2010 研討會：新社會運動 台下討論節錄	63
-------------------------------	----

#### 第四部分：中產價值的演化

7 新中產階級的政治 / 張炳良	73
8 中產價值的神話 / 盧子健	81
本土論述 2010 研討會：中產價值的演化 台下討論節錄	89

#### 專題文章：政改三十年

9 政改三十年的世代政治 / 馬嶽	95
10 政改三十年，民運無了期 / 陳雲	105
11 從維港發現玉山——港、台本土意識的共振 / 孔誥烽	115
12 世代交替，政商聯盟如何走下去？ / 方志恆	123
13 管治危機：殖民地有效管治的幽靈 / 施家潤	129
14 民意詮釋與民主制度 / 陳智傑	139
15 中產階級與社會運動：特殊 vs 普遍利益 / 鄒崇銘	149
16 從政治漫畫分析董建華政權的去治理化 / 黃偉國	163
17 法律重整香港經濟秩序—— 關於中國影響香港經濟的初步觀察 / 王慧麟	187

#### 專題文章：本土 × 文化 × 身份

18 香港作為一種立場 / 金擘路	201
19 橋越淮而積：香港網絡社會對中國反日運動的回應 / 沈旭暉	209
20 甚麼是「此刻」？——本土的本體面向 / 許煜	223



21	在上海街頭跳舞 / 譚迪詩	245
22	陳尹瑩在香港戲劇舞台上的本土風格 / 涂小蝶	255
23	後壟斷時代香港電視文化矛盾及抗爭格局 / 張志偉	273
24	香港（博物館）故事 / 何建宗	281

## 書評

25	書評 / 王慧麟	295
----	----------	-----

# 1

## 新階級鬥爭

馬家輝

專欄作家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助理主任

「新階級鬥爭」這五個字可分成三種東西：「新」是指內容的新、形象的新、還有特性的新；至於「階級」本身就是一個學術大課題；「鬥爭」亦如是。

鬥爭（struggle）若不放在階級這個層面來說，那就放在社會運動、政治社會學的領域之中。不同主體性、不同目的之鬥爭，是不同的東西。新階級鬥爭一詞，若分開來說的話，可以出版一些精彩的書。內地盛行爛笑話，一些有關在中國搞階級鬥爭的爛笑話就很有趣。二三十年前，尤其文革時期，有很多鬥爭。有內地朋友說，幾十年前，中國沒有階級，但有鬥爭；可現在呢？中國大陸有階級，卻沒有鬥爭了。

從以上的論調（或這個爛笑話）可想而知，階級與鬥爭是可以分開來看的，而其中的關係是可以看到和了解的。這個爛笑話與階級鬥爭的關係，牽涉到基本的左翼理論，例如：甚麼是階級？階級怎樣運作？階級怎樣掌握生產工具？整個生產模式、流程在整個經濟體系中佔據甚麼位置？是否有異化、被剝削？這些特性，使社會學家能定義一個階級。「階級」是甚麼？它本身成為階級「自存」是一回事，它可以發動一些行動，如抗爭、宣傳等，又是另一回事。這兩件事是搞政治運動或社會運動最基本、最相關的問題，也是一個學理上要回應、要理解的問

題。例如：我們是否可以以新中產階級興起的標籤和運作，來回應為何那麼多勞動者、勞工、無產階級、工人階層或受薪階層依然無法往上流動，獲得高薪工作？工作方面的權利亦受到剝削？為何階級矛盾的情況越來越嚴重，社會卻越來越穩定？這些問題，表面上有很多解釋。作為社會行動者，他們掌握很多脈絡，而階級是否可用來觀察、理解及動員社會運動呢？

無論是社會運動者還是研究者，應如何掌握階級在整個社會運動光譜中的重要性和特性呢？即在運動上、在學理上我們應怎樣掌握呢？

呂大樂教授在自己的著作裡，或是先前的學術著作及報紙文章上強調一個概念：一個階級在作階級聯想的時候，越來越難放在本地的層面。例如香港作為一個環球城市，環球城市之間的階級、非階級的連結性十分關鍵。當我讀到呂教授關於這些題目的文章時，尤其這兩年，會有很深刻的感受，當然呂教授在以前的文章已經寫到這些問題。例如在《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呂大樂提到：「中產階級可以怎樣在這個朝向區域發展的過程中，真真正正的於大陸內地的土壤上找到新的資源與機會。」重點是怎樣在環球城市裡找出中產階級的位置，當然書中已提及怎樣北上，怎樣在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轉型，接受機會、挑戰，然後這些事情怎樣回到本土。這本書是他七年前的著作，在此之前，他的著作也有提及這些論點。

另外，呂大樂在《階級分析與香港》這本書提及中產階級在環球城市的香港、在轉型中的香港、在全球化的香港裡要注意其他城市的事情。近兩年，我一直有機會在內地參與一些活動；而在日常生活中，花在閱讀內地報紙的時間，遠比閱讀香港報紙的時間為多。我關注內地報章報導的公共政策（尤其文化產業相關的政策）或出版政策的改變，甚至是醫療福利（因為考慮在內地長時間工作）、房價（在北京、上海的房屋政策的轉變）和那些房地產的階級利益等等。對我來說，對這些政策的直接相關度及關注度，及對我產生的影響力，已經不下於任何香港的公共政策，及香港的社會行動。

例如我看到內地報章，報導上海居民的護產運動。令人費解的是，

在上海，前兩年出現了一座被改建而且建得很高的酒店。這間酒店的出現，使周邊的樓房都成為危樓。最後，事件是怎樣擺平呢？人民抗議，但市政府則不追究，只出面叫酒店賠錢、賠償居民少許裝修了事。這類事情在上海市或市郊也不斷發生。我幾次在報紙上看到相關的護產行動，很想馬上乘飛機去參與（這是我的慣性，有空就會參與，何況牽涉自己利益的行動），甚至有去到北京、深圳等城市參與運動的衝動。在這個時空下，階級有它的位置、行動面向、動員方式等等。

另一方面，與階級問題相關而令人感到切身的，是階級之間抗爭的力度。甚麼令人特別感到切身呢？就是有關最低工資立法的爭議，看到張宇人公開表示應把時薪訂在廿元，他竟然可以如此亂說一通。我很想打電話到他的辦事處罵他沒腦，廿元也可以隨便胡說。這是侮辱性的說法，還語帶恐嚇說老闆會炒人、員工會失業，這是赤裸裸的、原始性的、肆無忌憚的、目中無人的資本主義邏輯。有人基於統計數字算到時薪廿元這個數目，然後再調查業界，有沒有時薪低過廿元的機構，繼而提出以時薪廿元作標準，企圖把工資壓到最低，賺到最盡，氣焰囂張。

可是，不但受薪階層及勞動階層無力抗爭，甚至其所代表的政黨、團體亦沒有發聲發力。我們看到如民建聯等號稱代表基層草根的政治團體，在很多議題上，不單是赤裸裸的福利問題，還有看似未必和勞工階層掛鉤的政治話題，都不是為勞動者發聲，到底他們的階級觀念是怎樣的呢？當基層階級代言人沒有為工資立法問題抗爭，也沒有明顯地、公開地、努力地、恰如其分地去爭取他們的階級利益時，更不要奢望他們能從階級的角度，去提高階級的意識和客觀利益的教育。擔當階級的代言人，無論稱為政黨也好政治團體也好，除了應該為勞動階級爭取權益之外，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價值和作用，就是召喚階級的主體意識，例如為工人開辦課程，參與社會運動，為自己定位及注意自己的取向，在整個階級立場上，應是同聲同氣，想想何事可為、何事不可為。其實，這些團體應至少有這樣的步伐、有這樣的作用。但現在我們也無法寄望他們，因為他們連最明顯的階級利益，也不會出來協助爭取。

在這樣的格局下，我們可以理解那些豬頭龜身，如張宇人及夏佳理

等人，為何如此肆無忌憚，簡直到了令人痛心的地步。

香港這個格局已配不上是一個國際城市，雖然曾蔭權、董建華口口聲聲號稱香港是國際城市。在這格局下，我們看到為甚麼一直那麼多人想保留功能組別，功能組別就是他們的最大利益、階級利益的保障。這牽涉到他們要自我感覺成為一個階級，自我看到階級利益。現在繼續鼓吹保留功能組別的人，其中一個論點就是《基本法》說明要均衡參與。全民直選，廢除功能組別會令商人、企業家及資本集團的利益邊緣化，這些說話，我想大家都認為是廢話吧。因為資本集團、企業界、商人的參與，除了影響公共政策，還影響立法會的投票意向，譬如商會在不同層次當政府的諮詢團隊。資本主義的運作與制度，已經保障、偏向、傾斜於他們的階級利益。有人會說普選就是福利主義的來臨，這完全是廢話。你會見到他們如何肆無忌憚說這些廢話，如何權力失衡。

說到管治機器，我們近幾年看到一波又一波的社會問題。有些事情表面上違反資本集團的利益，但如果我們從一個收編策略的角度來說，或是一個持續性的角度來看，這些事情可否持續下去？我們知道一個管治機器，一個偏袒於資產階級的管治機器，並不表示它的每一個公共政策都不會違反資本主義集團的利益，有些可能會吧。我們會從政策的位置及政策的可持續性方面考慮，當損害民生的利益，資本集團就會以保育之名、發展之名，甚至文化之名的方法來收編反對力量，如活化工廠大廈。又或者西九計劃，起初也如是：經過一波又一波的文化運動、爭論，由原來興建場館，接著起整個區域，跟著想瞞天過海變為地產項目，再之後又轉變了，可見發展的過程與地步。由認真對待以至被邊緣化，當中的官員，完全在舊官僚系統內運作，令政策的走向不斷在變化，但我想這個問題待會有機會才再談談。

（本文根據馬家輝於2010年3月20日本土論述研討會發言整理，未經作者審閱）

## 2

### 保守勢力 不只是功能組別

呂大樂

新力量網絡主席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近期在爭辯政制改革的過程之中，矛頭經常直指香港議會制度裡功能組別議席，質疑它們的存在價值。假如辯論的內容只在於香港政制改革是否必須保留功能組別議席，那麼問題的答案——至少對我而言——相當簡單而且肯定：盡快取消乃應有的發展方向。回顧香港走向代議政制的發展過程，功能組別並未有好好發揮它們的作用，未有真正結集界別的利益與政治訴求，令政治參與變得組織化，為進一步參與民主政制發展做好準備。儘管工商界、專業界都因為設立了功能組別的議席而可以選出代表晉身議會，但多年以來我們只見它們的議會代表維護界別眼前的利益，而未有反過來協助業界提升對議會政治和民主政治發展的認識。長久以來，功能組別的議會代表在政治參與的表現上，沒有甚麼進步可言，而到了今天早已成為不求改變的既得利益，取消對它們的特別照顧，實在沒有值得可惜的地方。

但在爭議的過程中，我們也聽到一種意見，覺得功能組別是一切社會改革——由改革政制到實施最低工資，以至任何方面的改變——的阻力，只要剷除了這一股建制的保守勢力，香港才有可能出現有利於民主及民生的社會轉變。假如這只是作為一種旨在擺出姿態的政治主張，或純粹只是個人的主觀期望，提出上面所提到的論調，可以理解。可是，



假如有人以為這是有助於推動改革的形勢分析，則未免過於簡單了。

我提出上面的一個疑問，並非想轉移視線，分散對功能組別的批評，或為建制派講好話。正如我在前面已經提到，取消功能組別議席，乃在港推行民主政改工程的一環，合情合理。但不喜歡功能組別是一回事，認為它是社會改革的唯一阻力又是另一回事。今天香港社會所處的困境，又豈只是因為議會之內尚存功能組別議席這麼簡單。我一再強調，功能組別議席「死不足惜」，但過份的妖魔化恐怕只會將整個香港社會所需要面對的議題和改造工程，過度簡化和道德化，而無助於更認真瞭解問題所在，並就此提出針對性的建議。

## 階級分析 要變得精緻

直接的說，抗拒香港社會在不同方面進行改革的，並不只限於政治建制內的既得利益及其代表的資產階級利益。舉一個例，在一般市民大眾之中，其實存在不少抗拒由政府辦社會福利的意見。而更重要的是，這些反社會福利的意見並不能簡單地以主導意識型態或受到假意識所蒙蔽而可以解釋過去。正如資產階級因為很實在的利益而對於種種社會改革的議題表現得保守一樣，在普羅市民中間，亦有不少人是基於利益的考慮而抗拒轉變。

這是精細的階級分析的參考價值之所在；它的作用正是要幫助我們對社會形勢作出客觀的分析。很多人從階級的角度來理解問題的時候，焦點都放在階級與階級之間的關係（例如資本家與「打工仔」之間的矛盾），而忽略了階級內部所存在的差異與矛盾。必須說明，這一種對階級內部所存在的差異與矛盾的認識，並非新近才出現的觀察。在傳統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及政治分析之中，老早便有關於「工人貴族」的討論。而與本文討論相關的一點，是我們應該明白，階級內部存在差異、分化、以至矛盾，並不是甚麼新現象或新議題。

同樣重要的是，這並不是一個假議題。傳統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

視階級之間的矛盾才是真正的、具爆炸性的、造成社會衝突的矛盾，而將階級內部的矛盾理解為次要的問題，雖未至以為它們毫無重要性可言，但起碼會認為其作用有限，並非支配社會發展、轉變的主要因素。有的甚至會引用毛澤東所言，階級內部的矛盾只不過是人民內部的矛盾，而非對立的階級之間所存在的敵我矛盾，更因此而忽視了這個問題。但階級內部矛盾真的無關痛癢嗎？在工人運動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可以見到階級團結，但也有不少時候看見社會運動隊伍中的分化與分歧。而這些存在於工人階級隊伍之中的不一致性，一直是激進社會運動理論要處理的問題。

## 普羅大眾 亦可以保守

回到本文討論的重點，一個必須注意的現象，是香港社會上保守的意見不一定只會來自資產階級；在有關綜援及其他社會福利的議題上，不少批評的聲音來自普羅大眾。事實上，當我們放下既定的想法，客觀地觀察社會上民意的取向時，不難發覺一般草根階層亦會在社會福利的問題上表現相當保守，而他們的保守性格並不一定亞於資產階級。這裡所涉及的問題不只是因為主導意識形態作祟，令草根階層一時受假意識的影響，而是他們從自身利益出發，敵視同樣來自基層但接受援助的人士。

這個關於階級內部分化的議題，涉及多個不同方面與層次。限於篇幅，本文只集中在近年中間入息人士的處境，並以此作為一個例子，說明我們應該如何更認真和深入的瞭解，階級內部所存在差異與矛盾的問題。

過去有關香港社會收入分配問題的討論，焦點都放在貧富懸殊這一點之上。當然，以香港的情況而言，這樣的討論方向可以理解。但高度集中在這個議題之上，雖然並無錯誤，但卻嫌未夠全面。最富裕的與最貧困的階層存在差距，並且愈拉愈遠，的確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可是，

當我們更仔細的分析收入分配不均的型態時，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過去十多年裡，於貧富懸殊的社會狀態底下，中間收入人士的處境特別難受。<sup>1</sup> 他們的問題表現在三方面。首先，大部分中位入息人士自九七回歸以來在經濟收入方面停滯不前，未能明顯地改善生活條件。第二，他們在經濟收入上跟更低入息的組別的距離略為拉近，令這些中間收入人士於主觀感受上覺得自己愈來愈接近低下層。第三，論收入分配，他們跟最高入息的組別比較，則距離愈拉愈遠，令他們覺得自己的生活條件很難可以通過努力工作而靠近高收入人士。換言之，中間收入人士的處境正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一方面，相對於高入息人士，中間收入群感覺到彼此距離愈來愈遠，難以追近，覺得在社會階梯上不易提升或改善自己的狀況；另一方面，他們又感覺到自己的位置離低下層不遠，主觀上容易產生一種正在下沉的心理。

與此同時，我們亦須注意到，時下很多社會政策的討論（例如醫療融資），經常會對中間入息群造成衝擊。在未能顯著提高個人的收入及生活條件的同時，他們又有可能在將來因為種種社會政策有所更改，而需要為醫療、退休等不同方面作出供款。在他們眼中，自己努力工作，但卻難以顯著地改善生活條件，更遑論有機會（例如通過創業）出頭；他們有所付出，卻在未有享受社會福利之前，又有可能成為政府徵收供款或收費的對象。在這樣的處境裡，他們很容易會產生一種焦慮的情緒，覺得缺乏安全感。以前他們或者曾經有過一種安於現狀的感覺，認為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現在的情況和感覺都不再是從前那樣：他們覺得自己很難趕上前面已經取得競爭優勢的中上層，同時又感覺到跟下面的低下層距離不遠。今天，中間收入人士的處境，令他們坐立不安。

我們必須注意，這裡所討論的中間入息人士，並非很多人所謂的中

---

1 關於這個現象，最早是呂漢光教授於一個有關社會分層與不平等的研討會上提出。相關的討論及實證分析，亦可參考拙作〈焦慮不安的背後：對社會結構的觀察〉，該文於由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教牧事工部主辦，第三屆週年牧養研討會上宣讀。